

《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8)》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互联网领域持续稳健发展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成为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重要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磊）《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8）》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互联网领域持续稳健发展，数字技术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力量。

2017年我国网络生态综合治理总体处于较好水平，由互联网治理延伸的网络生态治理理念不断丰富，网络治理体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从理论创新和战略部署到治理措施和治理成效，良性趋势逐渐显现。报告显示，网络生态治理的理念和手段都有所创新，通过法治管理、行政监督、技术管控、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等层面协同创新机制的运

行实践，多措并举齐抓共管，开创了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新局面。

《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8)》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编写，兼具全球视野与问题意识，聚焦国内外前沿性、趋势性问题；在学术层面突破创新的同时，力求能够为政府和业界的相关工作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报告指出，中国网络生态治理与建设的理论日趋深化、依法治网论逐渐完善、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推动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依法治网成效显著，治理手段愈发精细，治理主体多元参与统筹协调作

成为常态,治理机制更趋向长效化。

报告同时提醒，当下网民结构存在失衡。2017年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我国7.51亿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6.7%，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人口超过50%。同时，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也同样存在失衡问题。在网络应用、网络经济、网络话语等诸多领域，不平衡现象相对突出。由于网民结构存在失衡，因此，网络传递的信息有时并不准确，仅仅根据网民的意愿来推测现实社会中大众的意愿会出现偏差。

与此同时，当下的网络生态治理与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当前的互联

网治理大多采用事后追究方式。然而,在大数据背景下,技术漏洞、商业交易中的风险无处不在,网民的个人隐私、生活方式等信息随时可能泄露。

业内人士认为，应对当下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需要在操作层面完善网络法律体系，细化不同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责任，并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促进各类主体共享共治。应大力发挥企业、协会的能动性。在线隐私、虚假信息、网络诈骗、色情淫秽等的治理首先应由平台运营商和服务商来把关并承担责任；同时，应充分发挥网民主观能动性，调动其积极性，在良性网络空间的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剧场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演出场所,剧场艺术也就不再局限于舞台表演

“剧场+”创新体验，激发文艺爱好者时尚热度和好奇心

■本报记者 姜方 吴钰

茶歇、气球、云朵、灯光……在一片粉色的海洋中，剧场大堂里人头攒动，各种场景中盛装而来的观众在自拍、发微博、晒朋友圈，如果不是一侧长长的购票队伍在缓慢移动，像极了一场时尚大派对，甚至婚礼现场。

其实这是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日前举行的新演季剧目发布活动。当晚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受众超过数万人次，弹幕飞出都在感叹：“太会玩了！”剧场“剧场+”活动推出的点心工作坊、芭蕾体验课、咖啡教室……不断刷新观众体验。而上海音乐厅的“音乐午茶”“银杏音乐会”等拓展着音乐会的外延空间。

新媒体时代，观众和剧场之间的联系，已远不止正式演出时的那一两个小时。通过社交网络的辐射，剧场突破了空间限制，向更广泛的受众传递艺术理念和生活方式，更在深入和长期的互动中，大大提升了剧场的“黏性”。

新玩法不断“种草”，剧场从网络“抢”人

事实证明，“会玩”才会赢。当进入剧场的体验超越了买票看戏，剧场艺术也不再局限于舞台表演，确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新面孔前来。去年，文化广场新增会员六万多名，尊享会员人均消费将近7000元，复购率高达77%。同时，问卷调查显示，一半观众年龄都在25岁以下，学生比例近四成。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强调互动性和参与感，是为了带给观众独一无二剧场体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虚拟化，却也渴求在虚拟世界中寻找一些真实的情感。”举办这些活动不仅是为了推荐剧目，也希望观众走进剧场时能汲取能量、舒展身心，分享艺术生活的魅力。

对年轻观众来说，走进剧场不仅是为了观演本身，更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浸入式体验。他们也不再满足于观看者角色，而是通过摄影、留言、写剧评等成为见证者、评论者，进行多元的自我表达。费元洪说：“我们鼓励这些讨论，讨论的目的是让大家最终走进剧场，为优质的演出内容，提供最有效的二次传播。”



上海文化广场2018演出季发布会如一场粉红“梦幻庆典”,通过社交网络的辐射,突破了剧场空间限制。

识”。观众席扶手上也新增了二维码,让观众可以身不离席获取当晚演出的电子节目册,并通过网络及时向剧场反馈演出和服务意见。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献演中城时,女主角茜茜公主的锦衣华服,以及她手中颇具造型感的扇子,让文化广场工作人员觉得灵感:特别设计扇子衍生品,邀请观众以各种古典宫廷“扇子手语”姿势拍照,回传给剧场互动;与时尚品牌合作,举办艺术生活类课程,“公主范儿”成了新风尚。

据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介绍,种种细节的完善,是为了观众身之所至、鼻之所闻、手之所及,都能体会到润物细无声的服务,让走进剧场成为一种享受。

还有不少剧场在尝试更新颖的打开方式。去年11月,一场沉浸式音乐体验“音乐厅奇妙夜”,揭开了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2018新赛季发布的帷幕。音乐厅的每个楼梯和转角,都成为音乐故事的

叙述者,参与者在演员的带领下,完成了一段新赛季的奇幻旅程。上海女婿、德国网红阿福对发布会进行了全程直播。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表示,沉浸式音乐体验传达了在音乐厅这样古老的建筑里,也同样可以焕发出青春活力。“希望所有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和音乐厅零距离接触,这是一个不存在门槛的剧场。如今剧院这么多,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必须勇敢踏出创新的步伐。”

音乐厅近年来持续推出的公益音乐午茶、银杏音乐会,也都在打破正襟危坐听音乐会的传统观念。午后、黄昏,剧场后厅、室外草坪,最惬意的时刻、最美妙的景致,都可以和音乐相关——剧场和观众之间能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相信未来还有更多惊喜等待发掘。

文汇报评

电视剧岂能成“快消品”

王彦

周知的快消品有两种属性:日常用、非耐用。比方食品、日化等,用完即抛。但不知何时起,不少电视剧也成了其中一员——首播完毕,销声匿迹。

有个怪现象,《西游记》《亮剑》《新白娘子传奇》等首播距今十多年乃至30多年的老剧能在不同频道反复播出,是为耐用品。可近些年首播的电视剧里,又有多少所谓“爆款”连生连朽?

至少从重播率来看,过去三年首播的剧集,除了《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等少数派经得住常看常新,其余绝大多数“播完即抛”。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国产电视剧生产完成并获准发行的剧集数量依次为394部、334部和313部。换言之,每年至少有两三百部、近万集新剧只拥有一次生命。若按平均每集50万元至100万元制作成本来算,每年有耗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电视剧再见之后再也不见。一位著名编剧大声疾呼:“电视剧成了快消品,何尝不是一种浪费!”

电视台宁播老剧,也不重放新剧,固然有购剧成本的考量,但观众的选择恐怕更为重要。《西游记》《亮剑》能被不同频道反复垂青,无非因每次亮相都有观众捧场。至于那些来时敲锣打鼓、走时骂声一片的低

口碑剧,终究只能是一锤子买卖。

是谁在疯狂炮制“快消品”?资本,资本,还是资本。资本的嗅觉里,内容不是王,大IP、明星、潮流,才是香饽饽。资本操控下的创作,精雕细琢的匠心不重要,尽快变现才是关键。资本主谋的市场思维里,口碑创新低没关系,只要能在收视率中杀出血路,连差评也是可爱的。

资本为了紧跟潮流,一部《仙剑奇侠传》火了,《上古情歌》《幻城》《青云志》《轩辕剑》《那片星空那片海》《踏火行歌》《烈火如歌》等等,玄幻剧即便挨骂,也不曾断了明星领衔的前赴后继者;一部《何以笙箫默》带出都市剧的悬浮拍法,之后几年随便凑一对明星就能复制粘贴出《放弃我,抓紧我》《繁星四月》《夏至未至》《爱,来的刚好》《何所冬暖,何所夏凉》《极光之恋》等等霸道总裁、傻白甜。

当然,资本的最终目的还是得赚钱。花大把钱请来明星,必然得靠另一种手段收回投资。怎么办?特效偷工减料,集数无限伸长。这就难怪,每年1.3万至1.5万集新剧里,跟风之作、注水之作、粗制滥造之作,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剧的制作水准日益精进,观众却越发怀念老剧了。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为青年提供延伸舞台

以新人原创展现盎然春“艺”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昨天发布春“艺”盎然系列活动。5月10日起,四位青年艺术家的原创作品将在上海和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上演。演出以音乐剧场、现代舞、音乐会和小剧场实验越剧多种形式,展现他们的艺术创想。

今年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春“艺”盎然系列活动的第二年,以作为“扶青计划”的延伸平台。今年该活动联合上海民族乐团、上海越剧院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为青年艺术家提供支持。延续对去年艺术节“扶青计划”委约艺术家的聚焦,春“艺”盎然成为他们继续打磨和提升委约作品的实践平台。今年参与展演的音乐剧场《霸王》和小剧场实验越剧《再生·缘》是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委约作品。

《霸王》由上海民族乐团的琵琶演奏家俞冰领衔。该项目于去年在艺术节首演后,得到海内外演艺机构的关注。作为亚洲协会的文化推荐项目,今年初《霸王》在美国纽约演出,11月还将受邀参演香港新视野艺术节。海内外买手所看重的,正是青年艺术家把民乐千古名曲以“音乐剧场”这一创新形式展现的构思。演出中,演奏员不再只是单纯

地演奏器乐,而是被赋予了角色,以曲目的起承转合来讲述故事,比如俞冰的琵琶就是“霸王”项羽。音乐方面,主创在《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幽兰逢春》等古曲基础上,新添原创曲目加以缀连,借此展开巨鹿之战、鸿门宴、霸王别姬等历史故事。

由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忻雅琴策划的小剧场实验越剧《再生·缘》,则将于今年6月登上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这部有着浸没式戏剧色彩的作品,与越剧经典《孟丽君》一样,均取材自陈端生原著《再生缘》。不同的是,《再生·缘》不仅打破了传统的镜框式舞台,同样也将吉他、小提琴、评弹纳入舞台,依托剧中三个人物形象,创造出三个风格鲜明的音乐人物形象。作为王派传人,忻雅琴希望为这出传承剧目带来当代人的思考,并赋予其不同的气质。

此外,青年舞者段婧婷则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再度上演现代舞《Miragel无人之境》。“2015国际肖邦钢琴大赛”银奖得主查尔斯·理查德-哈姆林将带来肖邦作品钢琴独奏音乐会,展现他对肖邦作品的深厚感情与自己的理解阐释。



今年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推出春“艺”盎然系列活动的第二年,该活动致力于为新人新作提供打磨提高的实践平台。图为小剧场实验越剧《再生·缘》排演照。(主办方供图)

话剧《北京人》《原野》将陆续登上舞台,70多年过去了,曹禺作品中的人物仍直接而鲜活

他对近现代中国复杂沉重的人伦之痛,作出准确书写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中国戏剧大师曹禺的两部经典之作将再现国内舞台。作为“2018北京人艺首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的重要演出,由赖声川执导、央华戏剧制作出品的话剧《北京人》将在3月30日、4月1日首演于首都剧场。紧接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原野》将亮相上海大剧院,进入第二轮演出。

回望这位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总绕不开《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部经典,串联起其一生的创作。“这四部话剧都在表达

一个主题——近现代中国的‘转型’之痛,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和商业社会,没有什么比这个命题更复杂、更宏大的了。”话剧导演牛森说,曹禺对近现代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沉重的人伦之痛,作出了准确且深刻的书写。

“那些灰色的人物,终究要和时代告别”

在这四部作品里,要数《原野》最复杂、最负争议,这部作品意象丰富,成为最难呈现的曹禺之作。而《北京人》的演出最难“成功”——不单单是指艺术表

现上的成功,还指票房上的成功。

曾经,话剧圈有一条不成文的说法:《雷雨》是挣钱的戏,一个剧团揭不开锅了,那就排《雷雨》,一准儿有票房;《北京人》太温,是“关门戏”,不上座,演出准赔。因为《北京人》不像《雷雨》那样大起大落、情绪激烈,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紧张感,是一部散文化的、生活流式的作品,像极了契诃夫的风格。

创作《北京人》时,曹禺正迷恋着这位俄国戏剧大师,正如契诃夫将无处发泄的苦闷压抑在生活的表层下,他用同样的手法写下了《北京人》。戏剧的冲突未必都是那种正面的交锋,没有强

烈戏剧感的戏,更接近生活、更接近真实。“生活的感受化为舞台形象,或者写到剧本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过滤、透视,经过蒸馏,或者说是发酵才能实现的。”曹禺在《北京人》的创作谈中这样说道。

《北京人》以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的衰落为背景,折射出几代人的命运。剧中的曾家是“时代的弃婴”,藏匿着最苦痛的时代缩影。“曹禺是以带有历史高度的视野写下了《北京人》,作品带有超脱感。”上海戏剧学院丁罗男教授说,最难的笔法是“以悲写喜”。例如,曾老太爷生活中唯一的快慰是一遍遍油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他又常常

“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

把儿孙比作耗子。曾老太爷曾皓、江泰等人作为腐朽衰败的典型人物,身上带有喜剧色彩。“那些灰色的人物,终究要和时代告别。”丁罗男说。

曹禺笔下的作品多为悲剧收尾,其中的人物大多都在反抗,却很少能出现一位“向命运反抗的胜利者”。《雷雨》中的繁漪、《日出》中的陈白露,是曹禺笔下与命运抗争的女性代表,她们不是成为了不幸福的太太,就是做了表面光鲜、内心孤独的交际花。她们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

她们的反抗最终牺牲的是自己。

曹禺极为同情思懿、愫方、文彩、瑞贞这些妇女,他曾写道:“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太美了。”

上海戏剧学院郭晨子教授认为,曹禺对女性充满怜悯,亦有欣赏的目光,对“反抗命运者”的解读更有价值。有趣的是,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曹禺笔下光彩照人或命运多舛的女性形象,但其实他笔下的男性角色同样耐人寻味。“有一类男性人物被写得特别出色,刻画入微,他们大多自私、优柔寡断而缺乏行动力。”如《雷雨》中的周朴园,《日出》中的潘月亭、方达生,《原野》中的大星,《北京人》中的江泰、曾文清,莫不如是。70多年过去了,曹禺作品的现实意义依然触目惊心,剧中的人物、人际关系和现实中一样直接而鲜活。从现代价值观的角度看,他们更具有解读的意义。